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

第十四回 占營遲李靖識奇人 餞軍儀青蓮談敵國

卻說尉遲寶林帶領人馬，渡了黃河，又行多日，已過潼關。寶林傳令，令十二府總管各安營寨，訓練甲兵，待本藩到長安，請元帥駕到，然後出征。木蘭道：「末將願隨大人進京，一同參見老千歲。」寶林大喜，隨同木蘭往長安而來。到了帥府，參見禮畢，尉遲恭看了木蘭履歷，問曰：「向日我在你家延住數日，不但未見你面，你父緣何亦不提起你來？」木蘭道：「孩兒八歲時，被賊人拐去，今年纔回。不幸父親抱病，孩兒見軍書緊急，不敢怠慢，故頂名而來，望老千歲恕罪。」尉遲恭又問道：「你有何本領，敢來出征？」木蘭道：「孩兒善使鎗法。」尉遲恭道：「你可當面演來，待本帥一觀。」門官上前稟道：「李老千歲駕到。」尉遲恭吩咐開門而迎，木蘭回避於兩廊之下。李靖走至二堂，與尉遲恭相揖而坐。尉遲恭叫家將請少爺出來，向李靖叩頭請安。李靖道：「賢侄兵馬既已齊備，明日隨元帥上殿，見了聖上，再到我府與爾接風。」尉遲恭道：「我有一個遠客，與寶林同路而來，明日也是要到府上來問安的。」李靖道：「遠客何在？姓名誰？」尉遲恭叫木蘭上堂，說道：「這是趙國公李千歲，上來叩頭，將爾鎗法演與千歲看看，明日就好抬舉你。」木蘭領命，上前叩頭，李靖扶起，欲待開言，尉遲恭搶說道：「快快演千歲看！」木蘭領命，向架上取一枝長鎗，抖擻精神，先使一個金龍戲水之勢。扭回身來，白鶴鑽雲。在使彩鳳抬頭，右使犀牛望月，前遮後護，上蓋下蟠，不一時，將七十二路鎗法俱已使完。喜得元帥目笑眼開，連聲稱好。木蘭上前躬身道：「不足當二位千歲觀。」李靖道：「此是伍雲召鎗法，在何處學來？」木蘭道：「敝地有一位喪吾和尚，與末將祖父相善，傳於末將的。」李靖道：「那和尚有多大年紀？」木蘭道：「有七十多歲。」李靖道：「他左耳門有指頭大的一個朱砂痣否？」木蘭道：「有的。」李靖道：「他眉骨高起，鼻梁微斷否？」木蘭道：「是的。」李靖道：「我說你所使的是伍家鎗法，這喪吾和尚，是伍雲召了。」尉遲恭道：「這喪吾和尚雖年老，精神如幼，可惜他皈依佛教，我屢次勸他出任，他總不應允。」李靖道：「你在那裏會見他的？」尉遲恭道：「太后命我修造西陵寺，因此會見。」李靖道：「我有個故人，住在西陵，可惜未託你問候他。」尉遲恭道：「千歲故人是誰？」李靖道：「就是朱若虛，難道你也忘記了？」尉遲恭道：「朱若虛去世多年，我曾到他墓前祭奠數次。」李靖聽得朱若虛去世，不覺二日落淚，歎息不已，木蘭也掩面流涕。李靖見了，心下明白，手扶木蘭問道：「相公，你是朱家何人？」木蘭跪下說道：「末將是朱若虛之孫，天祿之子也。」李靖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尉遲老千歲不早早說明，要耍我也。」尉遲恭即命備酒，與朱將軍接風。李靖與木蘭、尉遲父子四人，共坐暢飲。李靖舉杯問道：「元帥今番北征，以何人掛先鋒大印？」尉遲恭道：「諸位國公俱已年老，祇可隨征。須要選一將軍少年，無奈諸位少爺雖云將門之子，到底嬌養成性，恐難充此任。」李靖道：「紫荊關總兵伍登，乃少年英雄，又係帥門之後，所謂孤臣孽子，必然可為先鋒。」尉遲恭大喜，即命家將拿一枝令箭，去調紫荊關總兵伍登，星夜來潼關候候；又發火牌一面，陞伍登為衝鋒大將先鋒之任。當晚席散。

次日，尉遲父子上殿，啟奏人馬到齊，即日北征之意。又奏朱木蘭年十四歲，文武兼優，有大將之才，萬夫之勇，臣保此人北征，必能克敵立功。太宗見奏，龍顏大喜，命宣朱木蘭上殿。三呼禮畢，太宗問道：「卿家年幼，如何就膽略過人，敢隨軍北征，為國家出力？」木蘭道：「臣祖父朱若虛，隋朝屢舉孝廉，未經仕宦；臣父現居西陵雙龍鎮千戶之職。元帥提兵令至，臣父遭病未起，臣即赴軍門，子充父役，以報萬歲之恩，盡子臣之節。」太宗見朱木蘭言語安定，心氣和平，又是少年英雄，十分歡喜。便說道：「卿家代父出征，不但盡忠，而且盡孝，就是大功了。卿家可將為將之道，奏與朕聽。」木蘭奏道：「為將之道，先在知人。見功而賞，見過而罰，未足為知人也。知是人之必能立功而先賞之，知是人之必能見過而先罰之。期無悔於後，而制勝於前也。至若進退虛實，機變奇正之理，在臨敵之時，因人而動，見機而行，非言語所能悉也。」太宗問道：「尉遲皇兄，你如何知朱卿有此大才，而使寡人幸見之？」尉遲奏道：「萬歲不知，臣向日未來投太原之時，先是他祖父朱若虛薦臣於李靖也。」太宗曰：「果如此，則朱卿乃數世功臣也。」即封朱木蘭為武昭將軍之職，傳旨退朝。

次日，尉遲恭大開帥府，文武官員齊來參見。尉遲恭道：「本帥奉旨北征，爾等隨行將士，文官參謀，武官效力，各宜盡忠報國，以拜爵封侯。限三日之外，各隨本帥往潼關，會合湖廣人馬一同起程。」眾將唯唯而退。

過了三日，尉遲恭同李靖辭了聖上，帶領諸將，望潼關而來。坐在演武廳上，十二府總管參見畢，尉遲恭令將人馬演試，待本帥觀看軍容。眾總管得令，將人馬排成陣勢，一聲鼓響，有無數散軍，齊來攻陣。陣內馬兵，突出接戰，兩地裏互相演殺，砲響如雷，喊聲震天，十分威武。忽然陣內一聲鑼響，人馬各回本陣。尉遲恭見軍容甚整，心中大喜，傳令回營。

是夜同軍師在中軍帳歇息，李靖想道：「軍容卻是整齊，不知營中氣色如何？」到三更時候，悄悄起來，掛了寶劍，即走上旂臺，四面而看。見十二座營盤，清光勃勃，不犯一點殺氣，心中歡喜。祇見中軍帳一道紅光沖天，口中歎道：「元帥忠心耿耿，為國忘身，故有此紅光瑞相。」正歎之間，又見中軍帳右旁一道白光，上沖牛斗，其光旋轉如明月相似。李靖驚訝道：「此人間孝道之光，營中有了此人，可免劫殺之災。」正看之間，那一道白光冉冉而下，落於原處。李靖急往視之，乃武昭將軍朱木蘭之營房也。

次日，來與元帥說話，見木蘭在側，李靖將木蘭上下一看，見木蘭寒居柔脆，兩眼有神，舉止動靜，不脫女子氣習。李靖心下明白，卻又想道：「他既女扮男裝，代父出征，我李靖不知則可，知而不為保全，失寶善之道也。」即傳黃州總兵管成彥進帳。李靖曰：「目今附馬公懷玉，押解餉銀二十萬，往雁門關候候大兵。爾領三千人馬在前開道。」成彥得令，點兵去了。李靖又令朱木蘭督領黃州一支人馬，元帥傳呼則進，無事不必來中軍參見。各營將士如有擅入黃州營門，立斬！軍令一出，各營皆知。尉遲恭心中不明，問道：「朱木蘭聰明年輕，宜在中軍帳前學習，軍師令他退居黃州營寨，是何故也？」李靖道：「元帥日後自明，今日休問。」

再說紫荊關總兵伍登，字瀛州，其年三十多歲，乃隋朝南陽總兵伍雲召之子。雲召起兵之日，對夫人韓氏說道：「老王、太子被弒，吾父被殺，我今起兵為父報仇，另保隋朝賢君。不勝，則畫虎類犬。趁此兵馬未動，你引公子扮作鄉婦，往襄陽山中躲藏，以存伍氏一脈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，勸你俱逃，枉食君祿；勸你起兵，料寡不能敵眾。此君國大事，不必與妾商議。」夫人即引十二歲公子，帶一個老僕瓊瓊，出後衙向襄陽山中去了。後來夫人病故，公子流落幽州，投在蘇定方帳下為將，卻隨主將投順唐朝。人見他是個少年英雄，而且面如瓜子，眉清目秀，都稱他為伍娘子。太宗登位，又陞為總兵之職，鎮守紫荊關。當日接了元帥將令，命他為開路先鋒，心中大喜道：「我平生武藝未立大功，今帥爺命我為先行，是知我也。」星夜趕到潼關，參見元帥。元帥道：「本帥奉詔出征，令爾為先鋒，務要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。遇山寇當道，即行追捉，遇北番敵軍，切不可擅自開兵，須候本帥大軍。」即命令一枝人馬，限三日起程。伍登得令，整頓人馬去了。

再說太宗見了尉遲恭、李靖往潼關閱兵，心中不安。一日，朝見已畢，往軍機所議政。太宗道：「朕賴卿等之千辛萬苦，奄有天下。方期干戈寧靜，與卿等共樂昇平，前日見尉、李二卿辭朕北征，心甚不安。卿等俱有遠見，大約李、尉二卿，幾時方可凱旋？」右相長孫無忌奏曰：「陛下少日出兵，親冒矢石，諸將爭功，故能戰無不克。今太平已久，諸將皆富貴顯榮，比不得少日，乃草莽之士。況北地兵強將勇，又非昔日反王烏合之眾可比。二公回期，難以預定。」大學士褚遂良曰：「亂世交戰，為將領兵，是將在前，而兵在後，治世出征，為將督兵，是兵在前，而將在後。今日大兵北向，必番將領兵而南，我將督兵而北。主客之勢相形，利於客不利於主也。」左相房玄齡曰：「我軍遠出，利在速戰，倘敵國以逸待勞，靜以觀動，以伺天時之變，則我軍雖眾，亦無所用力矣。」太宗曰：「何為天時之變？」玄齡曰：「久旱久雨，即為天時之變。彼或出奇兵，我或軍糧盡，雖李靖多謀，亦未如之何也。」太傅李敬業曰：「諸公饒舌，亦無益於事。各書一字於掌中，如能相合，便是所見皆同。」太宗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

遂各書一字於手中，出而視之，皆是一個「和」字。太宗大喜。

次日，接得尉遲恭本章，內言某日甲子，當以丙寅時大軍起程。太宗聞奏，即命備駕親來餞軍。到了潼關，尉遲恭、李靖伏道而迎。接入中軍帳，三呼已畢，太宗道：「卿等遠征戎機萬里，關山飛越，朔氣寒光，照爾鐵甲。二卿此去，馬到成功。朕特來滋，暢觴稱餞。」尉遲恭曰：「臣等仗聖上龍威，戰無不克，招無不降。願陛下內親大臣，外恤民隱，臣雖肝腦塗地，不足以報陛下。」太宗問李靖道：「眾卿皆通時達務，而卿為長者。今率兵北向，當以何時為回期？」李靖奏曰：「臣今北去，大約一紀可回。」太宗曰：「何若是之難也？」李靖道：「北方風氣強悍，民樂戰鬥。高帝登極之日，就不服中原，屢責我主負約，其怒已深。況他遠祖世為北番之主，豈能輕易搖動。今大軍往征，他必有準備。且彼國多賢，突厥必用康和阿、頡和主掌兵權。向日王世充、單雄信諸人，其才不能及也。」太宗道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二卿此去，當以何策為先？可各書於掌中，看相合否？」二人領命，各書數字於手中，開掌相看，皆是「先戰後和」四字。太宗大喜道：「二卿所見皆同，寡人無憂矣。」是夜，太宗宿於帳中，次日餞了軍容，駕回長安。尉遲恭命放炮起程，十二萬人馬浩浩蕩蕩，向北而行。要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